

如是我闻

辛丰年著

雅众·辛丰年音乐文集

 **SMPH**
上海音乐出版社
WWW.SMPH.CN

4J1452

辛丰年音乐文集

如是我闻

辛丰年著

 **SMPH**
上海音乐出版社
WWW.SMPH.C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如是我闻 / 辛丰年著. - 上海: 上海音乐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523-1568-4

I. 如… II. 辛… III. 音乐评论 - 文集 IV. J605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6942 号

书 名: 如是我闻
著 者: 辛丰年

策划机构: 雅众文化

出 品 人: 费维耀

策划编辑: 曹雪峰 赵 磊

特约编辑: 赵 磊

责任编辑: 王媛媛 章文怡 (助理编辑)

封面设计: 段少锋

印务总监: 李霄云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

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200023

网址: www.ewen.co

www.smph.cn

发行: 上海音乐出版社

印订: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 字数: 184 千字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3-1568-4/J · 1452

定价: 58.00 元

读者服务热线: (021) 64375066 印装质量热线: (021) 64310542

反盗版热线: (021) 64734302 (021) 64375066-241

郑重声明: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雅众文化 出品

出版说明

“辛丰年音乐文集”收录了辛丰年先生主要的六种音乐著作：《乐迷闲话》《如是我闻》《请赴音乐的盛宴》《音乐笔记》《处处有音乐》《乱谈琴》。此外，文集还收录了《中乐寻踪》的内容和《乐滴》的部分内容，分别编入《处处有音乐》和《请赴音乐的盛宴》。这些著作最初是由国内数家出版社出版的，此次为集中出版。

鉴于原版的各本著作存在同一人物、作品译名不同的问题，我们征求了作者家属的意见，在尽量保留辛丰年先生作品原貌的前提下，对这些译名进行了统一，译名原本统一但与现今译名不符的，我们全部予以保留，并做了注释，以方便读者阅读，特此说明。

“辛丰年音乐文集”编辑组

2018年7月

作者介绍

辛丰年，1923年生，原名严格，江苏南通人。曾为《读书》《音乐爱好者》等诸多知名刊物撰写音乐随笔，其中尤以《读书》杂志音乐专栏“门外读乐”知名。著有《乐迷闲话》《如是我闻》《辛丰年音乐笔记》等书十余种，驰誉书林乐界。辛丰年先生早年因抗战动乱，未能完成初中学业，后读书自学成癖，并迷上音乐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遍历乐坛诸家，饱尝古典音乐之妙。跋涉乐海半生之后，他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与理解化成一篇篇“乐普”文章，他的文字也因此成为中国乐迷亲近西方音乐的津梁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无论在他生前身后，我想到父亲的时候，最常有的感觉是惊奇：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，世上竟还有这样的人。我不是感叹他的学问有多好，文章写得有多好，而是惊讶还有这么好的人。

我当然知道，作为一个儿子，用“好人”来形容自己的父亲，这没有什么意义，在今天更是如此。在一个假道德、非道德、反道德、后道德混杂的时代，对道德的冷感和犬儒态度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我对道德理想主义依然抱有信念，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一个真实的例证。

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也是接触过他的所有人的印象。

中国人有替他人扬善隐恶的习惯，通常对文化老人会有溢美之词，但是我看别人写他的文章，深知对他的所有美好回忆都是真的，而且只是沧海一粟。

惊讶之余，必有疑惑。我常常想他那样的人究竟是怎样炼成的。是父母教的吗？好像不是。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，他的父亲是一个威严而粗暴的小军阀，民国时代做过上海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厅长和上海卫生厅长——我小时心目中标准的“坏人”。是学校教的吗？他初二就肄业了，其后全靠自学。

那么是另一个巨大的熔炉吗？他确实像同时代的许多青年，响应了时代的强烈呼唤。对于家族，父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，这种原罪的意识，从20世纪40年代接触革命思想，到“文革”中的吃尽苦头，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，他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
还有家国之耻。父亲说，他当年跑到解放区，是因为家不远处和平桥就是日本宪兵队，每次经过那里都要向日本人鞠躬，感觉非常屈辱。他总是绕道跃龙桥，避开日本人。他也不喜欢蒋介石，因为常去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看进步书籍，特别在青年会图书馆（在大世界隔壁）看了华岗的《大革命史》，痛恨蒋的屠杀，从此对国民党幻灭。

但是最直接的动因，是一本叫《罪与罚》的小说，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。2010年的时候父亲有一天打电话说他把这本书的英文版又看了一遍。他还告诉我，当年他投身新四军，

最初不是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，而是因为震撼于《罪与罚》呈现的罪孽。无论如何，推动父亲一路走来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，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。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。

还有音乐，终生自学，终生挚爱。战争年代，父亲在部队所到之处，会寻访当地音乐人，向他们请教和借乐谱抄写。在他的行军背包中，还放着德沃夏克《自新大陆交响曲》的总谱。原江苏文联秘书长章品镇先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，1945年他们一同从上海坐船到苏中分区参加新四军。两人相约仿效巴托克，随军每到一处，即以纸笔记录当地民歌。我曾见他们在异地交流采风的信件。对于他们那一代的文艺青年来说，革命是最浪漫的诗篇；对父亲来说，革命是最宏伟的交响乐章。

雨果在《九三年》中说：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，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。”我父亲的一生，实践的就是雨果的这句名言，并且再加一句：在这两者之上，还有一个绝对美好的音乐。

严 锋

目 录

- 1 作者的话
- 3 一花一世界
- 13 民族乐风色香味
- 21 耐人寻味的中国味
- 28 如是我闻贝多芬
- 38 人之黄昏
- 45 无形有相
- 52 天才与庸人的喝彩
- 60 未完成的人与乐
- 69 人如其乐吗？
- 80 印象之印象
- 90 人也惆怅 乐也惆怅
——关于戴留斯
- 97 最严肃的音乐

- 104 无形画 有声诗
- 112 再说标题乐
- 116 “两全其美”与“有得有失”
- 126 朋友交谈默契之乐
- 134 特殊的译本
- 145 读曲听心声
- 155 西琴的回响
- 165 怀娥铃在中华的冷热
- 174 “和而不同”的人与乐
- 181 文如其乐 乐如其心
- 读柏辽兹《配器法》
- 191 诠释艺术的一种诠释
- 199 萧伯纳的第二战场
- 204 寻找导游人
- 210 唱片这种书
- 219 爱乐及谱
- 229 读音乐辞书大有乐趣
- 237 对音乐词语的咬文嚼字
- 250 中国文人与音乐的相亲与疏离

- 259 听钟
——它不仅是一种乐器
- 269 杞人忧乐
- 276 乐中史 史中乐
- 284 现成的史剧配乐
- 295 还是太虚幻境里自在
——读《瓦格纳作品舞台设计》

壮着胆子写出这几篇小文章，动机之一是为了向人们推销严肃音乐。

严肃音乐，即“serious music”。这译法不见得理想。有人会发生误会，因此敬而远之，不想入此门来，也未可知。

其实它并不需要你正襟危坐，板着个脸孔，肃然而听之，接受什么“乐教”的。

但是它也不是安乐椅，让你无所用心，无动于衷地躺在上面，无聊赖地消磨有涯之生。

许多音乐作品，岂但并不轻松，还叫你神伤，心惊，数

日不知肉味；然而仍想一听再听，再去受它的折磨。

即便是快活的音乐，狂欢极乐的音乐，也需要我们抱着一种对艺术的虔敬之心去听。这仍然是严肃认真的欣赏。

莫扎特的有些神品，美妙到能叫人喜极爱极，激动得只想哭；人类竟能创造出这样的珍宝！然而转念之间又不能不哀史中天才之不幸，恨现世生民之多艰了！你说这是严肃的体验，还是消遣？

人生几何，何自苦若此？胡不潇洒一回！这说法倒也言之有理，但，请饶过了严肃音乐吧！

有位可敬的友人，说过一句话，我大为感动：“几年之前发现了音乐中的境界，才醒悟到在此以前的半生真是虚度了！”

窃愿天下有情人都来参加倾听人类创造出来的好音乐，得大享受。因此上，也顾不得自己只是一知半解，搜索大半生中所得的听乐实感，姑妄谈之。

老来回味这大半辈子所读文章，最不能忘怀的不一定是“大块文章”。几首唐人绝句、五代小词，以至“大江流日夜”之类佳句，往往在记忆中最能“保鲜”。

平生也喜读画。若要我举最为骇目动心的一幅，立刻想到的也是一张木口木刻。刻的是二次大战中一个镜头。大洋上空空荡荡的，渺无一物。唯见一圈圈油迹正泛开去，似乎是从水下冒上来的。圈圈里淡淡几朵云影。圆心处套住一只飞机的影子。居高临下鸟瞰着这场潜艇战遗迹的飞机，成了迟到的吊客，只好自吊其影。连人带船，自然都已海葬于无

声无息的大洋深处了。

对于我，这幅小品比毕加索的巨幅《格尔尼卡》更有力，叫人痛恨法西斯，为人类的命运沉思。“尺幅千里”的形容似乎不够了。联想无尽的是包含了高空、大洋与海底的广大空间，在这一舞台上演出的那一部历史剧。

听乐也有类似的发现。每次听完一部交响曲那样的大曲，如同读了一部《红楼梦》或是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仿佛经历了一次人生，做了场黄粱梦。但人生苦短，怎可能老是到“大世界”中去体验？所幸音乐小品中别有小天地，可以从容涉猎。

乐史资料中提到，19世纪以来，爱乐潮流中出现过小品热。有需求，自必有供应。听之不尽的小品乐曲便流行于世。有特为创作的，也有从大型乐曲化整为零的。

小品得宠，原因有种种。音乐本身的价值应该是主要的。回想起来，有许多小品储存在记忆里快四五十年了，至今还是舌有回甘，余香可掬，便是证明。

那就先来回想一下《回忆》这首小品吧。它原名是 *Souvenir*。这个词，语感很美，原是纪念品之意。从前有一张“胜利”唱片上用了这个中译名。那是克莱斯勒的录音。他那韵味独绝的揉弦滑指等等手法，是我们在《泰伊思的沉思》《中国花鼓》等唱片中听得熟了的。由他来拉《回忆》，恐怕比别的提琴名手更相宜些。

话说后来偶读欧·亨利一篇小说，忽然觉得：《回忆》大

可用来作它的配乐；或者说，它可以作《回忆》的“标题”。

这篇小说中，一个青年到处寻访自己的情侣。他暂歇在一家公寓里，几乎要放弃寻找的念头了，忽然一种香水气味飘来，木犀草香味。这香味他太熟悉了！于是……

嗅觉的记忆与联想成了这篇言情小说展开情节的关键，原也有其心理学的根据吧。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“通感”现象：有的音乐似有芳香。对我来说，每听到马斯南和德里布的某些作品，便有此感，听《回忆》亦然。我想，音既可有“色”，自然也不妨有“香”了。

《回忆》这首有“香味”的小品，作者是捷克人 Drdla，这个字不知道怎么读才对。此公又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不知其详。只知道他刚好死于“二战”胜利前夕，除了许多小品之外，也仅仅作有歌剧两部而已。

大画家的身影里遮没了多少小画师！小品作曲家群中，有许多也成了被遗忘的人。《回忆》的作者总算还留给我们另外几首小品，一生只留下一曲的何尝没有。最现成的一例是《少女的祈祷》的作者，波兰人巴达尔赛夫斯卡¹。

宋时“凡有井水处皆唱柳永词”。从19世纪末以来，凡有钢琴处，便听得到《少女的祈祷》。我国恐怕也不例外。

《牛津音乐指南》中如此介绍：任何一个趣味不高却又多

1 Badarzewska，现在通常译为“巴达捷夫斯卡”。